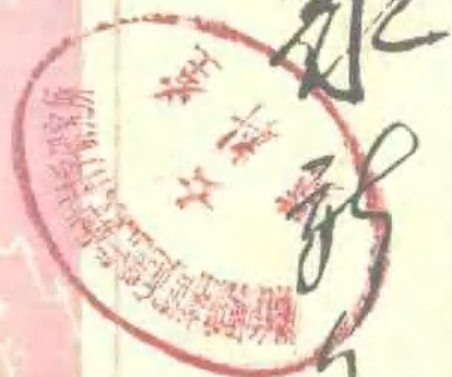


14.1φ

91



永新文史资料

王恩茂题

第2輯

永新文史资料

第2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永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一九九一年二月

目 录

陈毅收编湘赣边游击队到永新纪实·····左 杰	(1)
“暴动队始于永新”·····刘向才	(8)
红六军团在湘赣苏区的最后一仗	
——松山战斗·····贺香心	(13)
湘赣苏区红军学校·····周仁杰	(17)
湘赣游击队奇袭里田镇·····韦 冰	(20)
朝鲜战场上牺牲的两位志愿军高级将领·····	
·····纬 斌 招 祥	(23)
张国华二、三事·····张世璜	(27)
贺页朵同志的《入党宣誓书》·····贺香心	(29)
革命标语引出的两段故事·····刘梅秀	(32)
禾水畔的难童之家·····谭加庆	(35)
永新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·····左招祥	(40)
永新县主要革命旧址旧居简介·····刘丽华	(43)
革命老人贺焕文·····尹伟斌	(50)
著名音乐家唐学谦博士·····龙绍珍	(51)
朱德委员长视察永新·····左招祥	(57)

泮中区土改工作回顾·····	李发良	(61)
一次难忘的演出活动		
——回忆永新采茶剧团赴新疆慰问演出·····		
·····	李森恩	(67)
肖淑宇其人·····	谭加庆	(76)
奇人陈宗璠·····	余 来	(81)
李治华先生之路·····	维 耳	(85)
回忆父亲周桂董·····	周明德口述 吴友仁等整理	(88)
周士冕其人其事·····	刘佳利 贺小华	(91)
解放前夕永新政界见闻三则·····	吴友仁	(100)
永新县参议会简介·····	志 文	(105)
县城“三、二九”事件始末·····	刘元信	(107)
同床异梦的危专员和施副司令·····	刘元信	(110)
回忆爬山队危害群众的几件事·····		
·····	王才禄口述 一丁整理	(113)
我曾遭猴子队活埋四天三夜·····		
·····	肖胡雪口述 陈建军整理	(116)
青帮与新建会·····	龙 飞	(119)
永新人口源流简述·····	龙 仁	(122)
永新旧时的私塾教育·····	刘 文	(127)
今昔土客籍之间·····	龙发泰	(131)
驰誉赣湘的开智小学·····	余 来	(135)

文竹墟今昔·····	周明之	(138)
我的牙医生涯·····	夏惠民	(141)
秋山书院与张士琦、李绂·····	刘永光 龙贞媛	(145)
文学家贺貽孙·····	龙 霖	(148)
许和子和《念奴娇》·····	谭加庆	(153)
盛一林、盛一朝逸事·····	贺香心	(157)
“龙溪”小考·····	尹 龙	(160)

陈毅收编湘赣边游击队到永新纪实

左 杰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共产党将南方各省的游击队改编为“新四军”。

陈毅受中央军委的指派来到赣西南收编游击队。1937年11月下旬，陈毅由南昌出发到达吉安市，与项英一起筹划建立了“新四军驻吉办事处”。3天后，他带着勤务员踏上了寻找湘赣边游击队领导机关——湘赣边特委的艰难路程。

他首先来到安福县，走进了国民党县政府的大院。县长忙出来相迎。还没坐下，陈毅便说：“我是来向贵县长打听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哪里。”县长显得有点尴尬地说：“具体情况不清楚，但最近发现在莲花县境内有游击队的活动，游击队可能在莲花县，你们去莲花县寻找吧，我派人给你作向导。”

为防止路上发生意外，陈毅乔装商人，头戴礼帽，身穿长褂，戴一副黑色眼镜，用双人轿抬着。一路上老百姓看见他们，猜不透是商人，还是国民党大员。就这样，辗转几地后，在莲花县梧桐村通过地下交通打听到特委和谭余保不在莲花县，而在永新的九陇山。陈毅顾不上休息，决定立即带领随行人员去九陇山。

莲花至九陇山有一百多华里，时至十一月上旬，颇感寒意，他坐在桥上，双目微闭，任秋风在脸上飘荡。参加革命以来，他凭着沉着、机敏闯过无数次的险滩恶境，这一次，尽管前面困难很多，他相信一定能够圆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。

第二天下午二点多钟，陈毅的轿子进了九陇山。九陇山四面环山，山坳里住着十八户人家。陈毅走进肖月娥家，亲切地问：“大娘，向你打听个事，你知道游击队在什么地方？”

大娘抬头一瞧，惊恐地摇摇头说：“不知道！”陈毅决定暂且在大娘家借宿，再作探访。

不一会，游击队独立团特派员黄炳光带领两个游击队员走了进来，询问陈毅一行：“你们是那里来的，来这里干什么？”陈毅上前自我介绍：“我叫陈毅，是代表中央来的，找你们游击队。”

游击队员们很机警，留下两个监视，黄炳光上山汇报去了。

过不多久，黄炳光回来了，带他们一起上了山。

山腰上一个小棚里，刘培善（游击队一大队政委）、段焕竟（游击队一大队长）、罗维道（三大队政委）和黄炳光都围坐在那里。

陈毅一进去，象进了家门一样，高兴地打招呼道：“同志们，你们好，你们辛苦了。你们这里真难找哩。”接着，他认真地对刘培善等人说：“现在国共合作了，部队要下山改编，开赴前线去抗日。”

四人瞧见陈毅的装束，产生疑惑，怀疑这可能又是个阴谋，虽然刚亦有名战士曾说在中央苏区见过他，现在会不会叛变了呢？因为在残酷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，一些人变节投靠了敌人，对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。他们开始对陈毅提问很敌意，段焕竟问：“你有什么证据？”陈毅拿出了项英的信和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石印本，并说：“我要见你们的书记谭余保。”

他们看了文件，仍然不敢轻信，且项英的信上又没盖印记，他们凝视着陈毅，不吭声。

陈毅看出了他们的顾虑和怀疑，为了取得进一步信任，他给他们讲国内、国外的新形势，“西安事变”发生的经过和我党以民族存亡为重主张抗日的正确方针。大家听着入了神。持续了1天的“审问”结束之后，四人觉得陈毅的话很有道理，心里也钦佩陈毅的渊博知识和高水平的理论，但还是半信半疑，他们转不过弯来：火拼时常进行，水火不相容的两党又会合作吗！前面还摆着林立的碉堡呢！但又不敢轻易处置。四人商议：决定当晚送陈毅去铁镜山，交特委处理。由黄炳光、李森启带几名战士护送，他们具体商定了护送的路线和安全措施。

当陈毅得知送他去铁镜山，是走小道，晚上夜行，白天隐蔽休息，既费时间，又劳累。建议道：“还是白天走，走大路，走国民党统治区，这样走更快，更容易找到特委”。

他的建议不但没有采纳，反而引起护送人员的警觉：走国统区，万一他跑了，引来国民党，我们的营房和游击

队员不是又要遭殃？他们当即拒绝。

从九陇山到铁镜山有一百多华里，道路多是羊肠小道，充满荆棘。丛林里古树参天，一片原始森林的景象。经过三天三夜的艰难跋涉，从九陇山折回潞江，爬过禾山，终于来到铁镜山。在接近特委、游击队住地时，带队的黄炳光责令李森启等人原地休息隐蔽，看管好陈毅，黄炳光独自一人去找谭余保汇报。

在杉木做支架、树皮盖屋顶、两旁一片杉林的特委和游击队住地的小棚里，谭余保吸着烟斗，一口接一口，四周烟雾漫腾，饥瘦的脸上，眼光阴沉严肃。没等黄炳光汇报完，谭余保就火冒三丈地叫道：“叛徒，大叛徒，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，有没有人看守他？”接着又吩咐道：“再派一个警卫班去，把他捆起来，别让他跑了。”陈毅被五花大绑，眼睛用毛巾蒙上带进棚子。此刻双方气氛相当紧张。

谭余保冷冷地问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陈毅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，语调缓和地说：“你是谭余保同志么，我是代表中央来的，来传达中央指示，部队要下山改编、参加抗日。”

“你怎么是走国民党统治区来？”谭余保问。

陈毅叫他们在身上搜出项英的信和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，说：“现在国共合作，与以前不一样！”

谭余保瞧一眼就放下了。他注视陈毅说道：“在井冈山的时候，我在蓉市镇听过你的大报告。你不是要革命吗，要坚定吗，不要投降吗，你现在怎么样？”

“我现在怎么样？”陈毅反问。

谭余保越说越气，并用烟斗敲陈毅的脑壳：“你現在投机了，投降了敌人。你讲的是一套，你同资产阶级合作了，还要拉我们合作，我们要革命到底。”

陈毅极平静耐心地说：“我没有叛变，请相信我。现在抗日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，國共合作，搞统一战线，共同抗日。”

陈毅不计较对他的“非礼”待遇，等二天，在另外一个棚里，拖着疲惫的身体，同谭余保进行交谈。陈毅说了一番对他们警惕性高能理解的话后，又劝他要冷静，接着把话题转到时局的变化：“……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后，我党发出呼吁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。蒋介石却消极抗日，对内“围剿”红军，公开声称“攘外必先安内。”人民和许多有正义感的国民党将领很愤怒。杨虎城、张学良二将军扣押了来西安督促“剿共”的蒋介石，要他停战抗日。又迫于人民舆论的压力，蒋介石才同意停战，同意国共合作，一致抗日。”

谭余保对山外发生的事，一无所知，觉得符合道理，心想：这会是真的吗？他觉得陈毅的话很有说服力，使他的态度改变了许多，也引起他谨慎地提一些问题：“第一次合作为什么失败了，等二次合作会成功吗……？”陈毅给他作了入情入理的回答。听后他很满意。

这样，三天过去了，谭余保在与陈毅接触交谈中，渐渐地对山外的世界有个清晰的了解，开始有点明白陈毅所说的话。

但是，这几年敌人的封锁围剿，烧、杀、掠夺。尤其是原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的叛变，引来国民党“清剿”游击队损失惨重，省委几乎垮台，唯一的一部电台失落，与中央联系中断。敌人施的诡计，使少队员被蒙骗下山，惨遭不幸。复杂、残酷的斗争，产生的阶级仇恨极深。谭余保从心底里又不情愿与国民党站在一起，同在一条战壕。他说：“你赞成合作，我不赞成，我还是搞我的打土豪。”

陈毅看出了谭余保的矛盾心理，进一步告诫他说：“你的心情，我理解，你是共产党员，要服从组织嘛，毛主席要我们顾全大局，现在人民内部矛盾是次要了，民族矛盾摆在首位……。现在不能打，我们共产党讲停战，打了国民党就会说我们共产党不讲信用，就会与中央的步调不一致……。要不然你对不起党，对不起湘赣边人民。希望你尽早下山接受改编。”

陈毅见说理仍然不能使谭余保解除思想顾虑，就对他讲：“你派人拿我的名片去安福、吉安的国民党县政府调查，可以把我当人质，如果派去的人被抓或被杀了，你再来杀我也不迟。”

谭余保心里想，这倒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但有风险；不派人去，如果真合作，责任也重大。不管怎样他决定试一试。

谭余保叫来了国民党报纸上声称捉到要活埋的谢振国，他是谭余保最信得过的通信员。谭余保对谢振国说：“你下山去，侦察和了解情况，弄清事实真相，如果你遭不测，我们就杀陈毅。”

几天后，谢振国安全回山，向谭其保报告说：“共产党与国民党是真合作。”并交给他新四军驻吉办事处主任曾山的信和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等宣传文件。

这时谭余保才完全相信了，又喜又愧，喜的是找到了失去三年联系的党；愧的是这些天错待了陈毅同志。

谭余保拖着沉重的步子，怀着内疚的心情，来到陈毅面前：“陈代表实在对不起你，这几年我们尝够了叛徒的苦，误会使你受了这么大苦，实在对不起……，既然是党中央的决定，我坚决服从，同意下山改编。”

陈毅爽朗地回答：“我能理解，这都是国民党害的，不这样，革命也就没有了，我们之间的误会，算不了什么。”谭余保为了向陈毅深深表示歉意，在简陋的特委所在地——铁镜山一个小棚里，请陈毅吃了一顿他们难得吃上尚有永新冬酒和炒泥鳅的白米饭。

最后，这支经历艰难困苦，对革命信念坚定不移的游击队，在谭余保指挥下，离开各游击区，集结于莲花壅上神泉村进行整编。改编后称新四军等一支队第二团。经过政治、军事、纪律等整训，于1938年2月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与他们血肉相联的湘赣边人民，精神抖擞地奔赴安徽淠史杭抗日前线。

“暴动队始于永新”

刘向才

一九二七年“四、一二”政变后，革命处于低潮，如火如荼的永新革命斗争遭受严重挫折，革命力量转入“打埋伏”的斗争形式。被国民党反动派打散了的共产党人和地方工农武装群众集合起来，隐蔽在山区林莽之中，日伏夜出，到近平原地区村子里发动群众，力图恢复以前的农民协会，重张农村的革命局面。当时，在永新南乡开展活动的，有刘珍、王怀、刘作述、贺敏学、尹铎等人，他们以宁冈山区作为依托，在永新南乡万年山、绥源山和介于南乡西乡的小江山等地活动。但是，永新南乡平原地区尽被土豪劣绅及其组织的保安队、挨户团、守望队等地主武装所占据，他们充当国民党正规军队的耳目，到处搜查追捕革命干部和群众。打埋伏的干部、群众只能半夜下山，拂晓进山，极其隐蔽地接触南乡傍山村庄的群众。因为白天黑夜到处都有土豪劣绅的耳目，到处都是白色恐怖，常常因叛徒告密而遇上敌人，硬拼一顿以后慌忙避入山区，使革命力量继续遭受损失。

穷凶极恶，横行无忌地活动在永新拿山的尹道益、夏坪一带的严学光等豪绅地主武装，给打埋伏的刘珍、贺敏

学等以极大的威胁。尤其是严学光的保安队，常常染指万年山、缓源山等地，和南乡的大小地主武装遥相呼应。宁冈县因土、客籍的矛盾侵入共产党和农民自卫军的内部，刘珍、王怀、刘作述、贺敏学等既不能随意地到万年山、缓源山区去活动，也不能无所顾忌地在宁冈落脚。他们退入小汪山区，处境艰难。当他们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失败，余部转移到了湘南时，曾派出李步陵（南乡洋中人，共产党员）等人到湖南桂东方向寻找联络，没有结果。

在永新西乡北乡，乃至安福边境的山区，有永新县另一批共产党人及其少量工农武装，以北乡天龙山为中心，四处打埋伏，处境同样异常艰难。

盛夏过去，凉秋来临。在深山丛莽间打埋伏的革命战士缺衣少食，但他们以坚韧顽强的斗志，坚持斗争，等待转机。九月里，刘珍、贺敏学等在小江山三湾一带活动。一天，他们从茂林枝叶间看到昔日清冷的三湾小街上骚乱起来，不一会，一支衣着杂色、神情疲惫的数百人军队，荷枪从西面翻过婆婆坳来到三湾。这支队伍住在三湾。他们弄不晓白这支队伍姓“蒋”还是姓“共”，刘珍、贺敏学严密监视，其余的都架起鸟铳、紧握大刀，严阵以待。军队纪律严明，村里出奇的安静，军队派出人到处贴红绿标语。深夜，刘珍他们派人揭了些标语回去，上面写着“暴动，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！”署名“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”。他们派人通告了宁冈的袁文才。几天后，他们在宁冈古城和宁冈县的党组织及农民自卫军的负责人，一同被工农革命军的领

领导人接见。原来，这支军队是毛泽东等率领的湘东赣西秋收暴动的起义军，秋收暴动受挫后，他们转移到湘赣边界来了，并在三湾改编了部队。

毛泽东向刘珍、王怀、刘作述、贺敏学等人讲了大革命失败后时局发展的特点，解释了党的土地革命的总政策及武装斗争的深远意义，并从工农革命军中拨出一部分枪弹送给永新地方武装。象春风吹散迷雾，几个月来的打埋伏，笼罩在他们心头的委曲、彷徨、痛苦的情绪一扫而光了。

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在宁冈、井冈山开辟工农武装割据区域。刘珍、王怀负责整顿永新地方党组织，贺敏学等人负责发展永新地方武装。一九二八年二月，中共永新县委在小江山成立，随后又转到甌潭。工作重点：北乡以天龙山为中心，逐渐往北乡西乡山区平原发展，南乡以万年山为中心，逐渐往南乡东乡山区平原发展，配合工农革命军（后改称工农红军）往永新方面推广工农武装割据区域。

一九二八年二月中旬，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在宁冈取得新城大捷，击败江西敌军的进剿，占领了宁冈全县。几天后，工农革命军又在茨坪桐木岭下击败永新东乡拿山、夏坪尹道益保安队，毙酋尹道益。工农武装割据区域向永新南乡发展势在必行。之后，毛泽东率军队一部由拿山过枫木坳经绥源山，来到龙源口、秋溪一带，进行打土豪、筹款子、武装宣传群众的游击暴动。龙源口、秋溪二村处永新、宁冈交界的七溪岭脚下，扼永新通宁冈新城

要道。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在这里活动了一个多星期，不仅打了土豪，震慑了土豪劣绅，振奋了当地群众，而且还发展了一批贫苦农民入党，亲手建立了秋溪党支部，组织了秋溪暴动队。此一举给大革命失败后的南乡人民以巨大鼓舞，打土豪分田地，建立红色政权的道理，在南乡人民中家喻户晓。自此，南乡各地都秘密组织暴动队，党组织也得到坚实的大发展。

“暴动队伍以梭镖、鸟枪为武器，乡为单位，每乡一队，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。职务是镇压反革命，保卫乡政权，敌人来了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。”（《井冈山的斗争》毛泽东）著名的“龙源口大捷”，“不费红军三分力，打倒江西两只羊”，朱德、毛泽东率领红军不足三个团，在北溪岭抗击国民党军队四个团的正面攻击，如果没有当时南乡的十数支暴动队参战，要取得歼敌一个团、夺取永新全面的辉煌胜利，是不可能的。“暴动队始于永新”，“这个制度现已推行于边界各县”，当时，毛泽东同志给永新县发展地方武装的形式以高度评价，秋溪暴动队乃至南乡各地的暴动队，是县内其它地方的楷模。

一九二八年夏天，湘赣边界特委、红军、永新县委会集力量，在万年山组织永新县委直属下的东南特别区委（同时在北乡天龙山组织县委直属下的西北特别区委）。东南特区设在贺敏学同志家里。特区下辖三个区委，活动范围是整个永新东、南乡的山区，与县委所在地的小江山区连成一片。同时成立特区政府，建立了特区游击队、赤卫队等地方武装，大张旗鼓地在南乡各地打土豪，分田

地，跟豪绅地主的保安队、挨户团作战。

这个时期，永新南乡人民围绕在党的周围，武装起来，同仇敌忾，配合正规军扩大井冈山——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区域竭尽全力。从一九二八年夏到来年春，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，数十次在南乡各地蹂躏，其中有七次血洗万年山区。反动派在万年山喊叫：“石头要过斩，草木要过刀，伢仔剥了炒辣椒！”当地人民坚贞不屈，英勇斗争，抗住了敌人惨无人道的暴行。有个名叫冯玉莲的青年妇女被敌人捉住后，怒斥敌人，被活活地投入大火中，烧得只剩下一个肚子。贺敏学、贺子珍、贺怡三兄妹，在斗争中起中流砥柱作用；坚强的共产党员尹铎忘却身家性命，在斗争中身先士卒，义无反顾。原“万年山两村农民协会”会长、后在东南特区一区担任区委书记的贺锦良，被保安队捉住后，不怕敌人淫威，严守党的秘密，被枪杀在中村桥头的田里。这些优秀的人物，至今还在当地人民口头传颂。